

微笑背后，阳光深处，是痒的孤寂，如同已不起的眼泪的滋味。

那一刻选择在没你的天空下慢慢飞，在注定没有结局的路上，笑自己太傻。

谁曾拂去离别的
燕子花香里那淡烟云烟的忧伤

温柔如雾的
幸村 温和如风的
不二

III

THE PRINCE OF TOMORROW

神月离人著

III 网球王子 THE PRINCE OF TENNIS

龍門書局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颖武元天. 3 / 神月离人著. - 北京: 龙门书局, 2008

(校园青春读物 / 沈浩波主编)

ISBN 978-7-5088-1489-6

I. 颖… II. 神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5147 号

作 者: 神月离人

责任编辑: 田 旭 王艺超

顾问: 李耀辉 苏 静

特约编辑: 周 燕

封面插图: 梁暄茗

装帧设计: 熊琮工作室

龍 門 書 局 出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17

<http://www.longmenbooks.com>

印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书店经销

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: 710 × 1000 16 开

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: 16

字数: 290 000

定价: 25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4030229; 010-64034315; 13501151303。

III 颖元武天

THE PRINCE OF TENNIS

• Chapter1 东京赛悠闲懒逛

001

018

Chapter2 都大赛风转云低。

• Chapter3 与你终结的开始

030

044

Chapter4 千计百算的温柔。

• Chapter5 交叠的情感大餐

061

071

Chapter6 恶魔脚下双王会。

• Chapter7 没有结局的谈判

080

096

Chapter8 平凡的小小幸福。

• Chapter9 立海混乱的开端

109

121

Chapter10 意外的缘分红线。

• Chapter11 王者立海的制度

132



目录 Contents THE PRINCE OF TENNIS



137

Chapter12 明争暗战环环扣。

• Chapter13 诡计明谋环环套

145

155

Chapter14 恶魔才露尖尖角。

• Chapter15 灯影深处的等待

163

172

Chapter16 掀开东京的波澜。

• Chapter17 静默无语的温柔

181

186

Chapter18 突来驾到的王者。

• Chapter19 天才不二的真心

195

217

番外篇 爱上你的五年后。

• 番外篇 他离开的七年后

234



“啊？什么？龙马的比赛结束了？”芝一脸沮丧地看着龙马从场内走来，拽拽地回应队友们不甚热情的招呼，“什么嘛，亏我还带了新的摄像机来……”

“来得正好，要好好拍啊！”井上很有经验地看着周围，场边的气氛已经开始沸腾，时不时有各校好手往这边聚集，“你还没看过吧？”

“Nani？”芝一脸迷茫地看着大家脸上盎然的情绪，“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青学最后一位选手单打一号——手冢国光。”井上说到这里，表情不自觉地肃穆起来，眼神所触及的是背向他们的手冢，带着与生俱来的气势，没有一丝彷徨和犹豫，坚定地走进场内。那头黄褐色的发随着他的移动，慢慢地飘逸在风中，轻摆中仿佛也带着力度。

沉稳，如崖上杉；淡定，似杯中水。不管在什么人眼里，他都毋庸置疑的是青学之帝，是站在国内中学网球最高顶点的选手之一，一个让所有痴迷于这项运动的男人都执意追逐的家伙。

“人好多。”武俊张望了下，各校球员都自发地围聚在场边，带着一脸期待的表情注视着这场刚开始的比赛。

“当然啦，他可是你看上的男人，对自己的眼光多点信心。”季颖脸上挂着

却常常是一针见血的，想必是知道了些什么。

“圣鲁道夫的经理——观月。他在背后负责社团的一切，包括布置战局，挖角，训练策划。不二，你对他有印象吗？”

“从没见过，但有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

“从裕太那里吗？”

“估计是。”不二微笑不语，尽管他看得出乾脸上的古怪，手冢沉默中的异样。

“……”从杉木那里听说过他恋弟，但……情节已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吗？同时看向那张毫无破绽的脸，常人口中的天才果然都有些缺憾，杉木是，看上去很完美的不二，亦是。

“不过我想原因应该不是这个，光凭这点我不会做什么的。”依然微笑，语气却投射出一丝寒意，让手冢和乾同时轻颤了一下。
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虽然只有百分之五十点一，乾歪了歪脑袋，不二既然明说就一定不会骗人，那么是杉木想多了，还是说他们单纯得中她的妄语之毒太深？

“嗯。”肯定，坚决，当然他不会坦白这是为了不让裕太更不喜欢他的小小牺牲。

“那么说我们被她误导了？”又上了那家伙的当？乾扶了扶眼镜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，她在恶作剧方面的天分没准比其他方面的更高杆。

“这倒未必。”不二和手冢异口同声，语毕，有一丝惊讶出现在彼此的眼底，却不由自主地回避。

“话说回来，颖颖人呢，为什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”打破尴尬的人永远是不二，温温的语调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种错觉，没有什么值得在意。

“哦，她啊，她……”

“Noi,noi,你们在说什么？”不知道从哪里飞窜出来的菊丸，硬生生地打断了乾未说完的话，跳挂到不二的身上。

“不，没什么。”乾和手冢交换了一个眼色，知道这件事只能讲到这里，若让这些冲动大胆又好事的队友们知道，指不定弄出什么麻烦来，“momo 他们

自己更柔媚几分的脸蛋，晃了晃妹妹让她帮拿的相机，脸不红，心不跳，像吃饭般随意地撒着谎，“没想到晃了半天都没看到人，稍微有点不耐烦了而已。”

他们中除了观月，当属木更津淳的长相最动人，既有女生的秀气，又不缺男生的英气，还混着淡淡的稚气，算是一位颇有味道的王子。只可惜出场不多，实力又不出挑，平白少了人气。

“观月，她是？”赤泽惊讶地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少女，她看他们的眼神太清透，甚至带着一丝犀利，却又不失半分礼节，让人反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

“青学的人。”观月两手抱胸，这一点，乾已经给了他肯定的答案。

“青学？”赤泽不是天真的人，自然不会傻到相信她的话，换作别校的女生可能性还大些。木更津虽是不错，但并不挑眼。

“青学三年，杉木颖，请多指教。”嘴角勾着抹淡淡的傲然，季颖完全没有被看穿的尴尬。

“圣鲁道夫的队长赤泽吉郎，请多指教。”

“比赛请加油。”季颖随意摆了摆手，在离开前稍许瞥了眼赤泽。这个单打技术上乘并在比赛中侥幸打赢黄金组合的男人很懂礼数，且有自知，不愧是队长级的人物，还算……不错。

“观月？”赤泽看着逐渐消失在风中的清瘦背影，总觉得她那种莫测高深的笑容有点……

“不用在意。”观月勾着刘海，强压下心底怪异的不安。比赛的次序已定，就算被听到些什么也没关系，他根本无须介意。对战青学的剧本早就写得清清楚楚，他只要坐在场边等待胜利的果实就行了。

“开始了吗？”季颖慢条斯理地走向网球场，发现桃城和海堂正一脸纠结地站在场内，互相瞪视。

“差不多。”不二转头，微笑地看着她懒洋洋的小脸。

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”季颖眨眨眼，没说她是因为半路看到好吃的冰激凌，所以放下一切拽住路过的千石硬拖他请客的事实。

“这样啊。”不动声色，仅用纤长的手指轻点嘴角，漂亮的弧线依然勾在那

久。”

“嗯，也对，既然和手冢君打过招呼，我也没什么非做不可的事了。”

“那我们……”

“房间很乱，你们先去收拾吧，我再留一下。”

“颖？”

“别担心。”季颖微微勾起嘴角，余光中却是场内的不二微垂下的首，浅褐色的发遮去了他的双眼，她能看到的，仅仅只有那下垂的嘴角。

不二周助，那杯她喝不下放不了的摩卡，浓香依恋，寂寞……如斯。

“幸村君，为什么你会对她特别宽容？”走出都大赛赛场的那一刻，元元停下了脚步，终于把这个藏在心中许久的问题突然地问了出来。

像平地的一声雷，撞响在残阳尚未倾染的天空下那两个高瘦的男孩之间。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们都没有开口，就这样固执地站着。幸村的目光如炬，紫得近黑，深邃得如同一汪无底的深潭，望不见底；元元的黑眸透着轻薄的镜片，对上那抹浓紫，也并未退让分毫，当他持有自己的坚定时，什么也阻挡不了。

忽起的风从他们身旁窜过，掀起了衣角，吹乱了头发，却没能让他们的表情有一丝一毫的改变。

“我这样做，天王寺觉得不妥吗？”幸村的嘴角泛着亲切的笑，略不同于在医院时面对孩子和护士时的温柔，却有点像全国大赛开幕式上和手冢对上的感觉，柔和中带着犀利，却让人明晰地感受到他的善意。

“当然不是，相反这正是我所希望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……”

“可这并不合理，幸村君，你不是那样的男人。”元元的声音有点低沉，却十分肯定。

他一直都很清楚这点，相信聪明如颖也早已发现，只是过于依赖那份安全感才强忍着没有戳破。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疑虑在心中积压过度，迟早会变成噬人的毒火。

幸村精市，一个在日本中学网球界拥有绝对地位的名字。元元正式进入冰帝男子网球部前就听说了颇多有关他的传闻，那是动漫上还未写明的，这个世界独有的信息。原来早在三年前，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凌驾在了手冢国光之上，当然这跟他们从未正式一战，而手冢在手伤后行事变得比较低调多少有些关系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以自己柔弱但美到让人屏息的外貌和那比外形更夺目绚烂的战绩，早早地在网球界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
季颖说：幸村就像是天上的那轮明月，温柔，神秘，优雅，却更是坚定，所

过一般疼痛。

“还是不行吗？就算再怎么努力，也留不住想要的东西。”她实在太瘦，所以并起的指间会留有清晰的缝隙，捧不住沙，装不了水，连重视的东西都会一一从她眼前漏去，消失……

元元如何才能明白，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光懂彼此是不够的。了解一个人很容易，但为寂寞而爱上的爱同样是不正常的。她是依恋幸村的温柔，喜欢和他相处时的平静，那能让她从中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和朋友的理解。难道只因为他们彼此不相爱，就要放弃这份难得的温存吗？

她比谁都清楚得到后再失去的感觉，那就好像是从天堂慢慢坠入地狱，连等死的时间都格外漫长。但如果不尝试地放过身边的一切，那么她就真的永远也没有办法再得到。幸村，是她迈开的第一步，有点小心翼翼，是很保守的，但谁能知道未来会变怎样，难得赌一把没算过概率的就不行吗？把握现在想要的有什么错，她真的不明白。

幸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紧紧地抱着她，勒得她几乎没法呼吸，却只有此刻才能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。不是云不是雾不是风，是实实在在地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才能被这样窒息地拥抱着。

元元终究还是没办法理解她吗？就像十四年前一样，他还是不懂，她为什么而介意，为什么而痛苦……平静下来后，季颖的眸底已没有痛，留下的仅仅只是悲哀。

“谢谢你，美人，我没事了。”季颖挣开他的怀抱，退到一米外的位置，抬起尖尖的下巴将脸刻入他的紫眸——那里没有夸张的笑容，没有温馨的表情，却也不再载有痛苦，没入的，是深不可见的黑色瞳人。

静，如这只吹着晚风的夜。

他和她站在一步之遥的两边，他向前就可以替她拨开乱舞的长发，她走一步就可以投入一直眷恋的怀抱。然最终，她只是甩了甩长发，然后露出极淡极淡的微笑对他说：“该回去了，今晚，就尝尝我的手艺吧。”

那张常常让女人觉得俊朗队友感到妖孽的脸上挂着少见的轻松表情，彻底得似乎真的很开心。周遭的人更是仿佛逢遇好奇心钻肚，恨不得冲上去提起两人的领子问个究竟。

“好了，千王小姐，你可以起来了。时间差不多，现在过去还能在打铃前安安稳稳地吃个早饭。”他蹲着身子，绅士地对她伸出了手。

那是双很白净干净的手，手指很长骨架很小，细细的却有着分明的骨节。有些像钢琴师的指，长方形微粉的指甲恰好贴合着指尖，看得出是个注重细节善于打理的人。

季颖见状，不由莞尔，这个时代果然是男女倒置，她大方地把手搭在他的手心：“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“这是我的荣幸。”他有力却不粗鲁地将她拉了起来，没有多事地替她掸去身上的灰尘，只礼貌地示意了她一下，带着点调侃的悠然。

“彼此彼此。”季颖只是随意地拍了几下，可爱的笑容让人一看就知道她已经犯懒得想要放弃。

“我开始有些知道幸村为什么会在意你了。”对她的无赖行为，仁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想在男生面前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不是女人的天性吗？

“哦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是个不管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糟糕的人，不过这样一来我更不能理解他的品味和爱好了。”

“这句话实在称不上赞美，你应该不介意我把它自动屏蔽了吧？”季颖挑了挑眉，顺从地跟着他往内里走去。

“尊重现实比较好。”

“你如果想找打，可以说得更明确啊。”

“哇，哇，我没幻听吧，好像有个一直在伪装淑女的人语气中带着威胁。”

“而那或许不是你的错觉。”

“妈妈，我好害怕。”

“少恶心。”被他可怜兮兮却相当不合的模样笑到噎气，季颖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常在她身边的王子个个都成熟得不像个孩子，所以一直没感觉到应有

行！

“那你慢慢死，我要回去了。部长那边不知弄得怎么样了，我想去看下。”柳生毫不留恋地断然离开，不是不好奇，只是不想陪这只狐狸找死。他一向都很有本事，不过周围的人通常死得很难看，这不符合绅士的结局，所以他拒绝。

“啊，差点忘了！柳生，等我！”

“怎么？”他的表情相当古怪，柳生自是不能不问。

“我比较在意那边的事，何况那家伙都说是玩笑了，那么九成九不会拖，她又不是独乐乐的类型，这几天跟真田紧点儿肯定能看到。”

“若是真的，起码在这点上你们很像。”

“嘿，不都说是同类了嘛！”

“我不觉得她会为此感到骄傲。”

“柳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字面上的意思。”

“……不会是还记得去年开学那天，你裤子没拉拉链就来学校的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哎呀，都是我不好，怎么会忘了A组第一的柳生同学向来记性一流呢，对吧？”狡猾的笑容，标准的狐狸，奸诈加阴险。

“仁王雅治，你已经威胁过我两次了！”咬牙切齿，镜过寒光。

“一二不过三嘛，你可是绅士，别这么小气，才两次就斤斤计较！”

“哼。”对他不计较就没法活了，柳生僵着脸，轻易地从笑得很欢的仁王眼里挖出自己被当成玩具的事实。光一只白毛狐狸就鸡犬不宁日夜难安了，如果再来个他的同类，那网球部的未来实在不难想象，却也是……不敢想象啊。

就算是立海也一样！

水无月沐自没有放弃，双方不退自是火花四溅，然那些个王子还来不及出口说些什么，交锋的结果已显而易见。

不过寥寥数语，季颖就堵得对方说不出话来，那张淡粉色的唇微张又合，欲言时却在看到她淡定沉着自信十足的表情时，不得不止。

她赢了，赢得迅速，赢得干脆，也赢得漂亮。三个男生互看了一眼，嘴角同时有些上弯，若说早上那场比赛是侥幸，那么现在就可称得上大获全胜了。以退为进，以礼为攻，她的落脚点很正确，不仅计算了自己的身份，同时取的出发点也巧妙，对方根本就没有回击的余地。

不得不承认，这丫头的嘴既毒又厉害，得理虽不饶人却做得恰到好处，不留痕迹。当然身处学生会长的位置，水无月沐也绝非泛泛之辈，只是太过轻敌又过于冒进，才会吃这个闷亏，因此虽面有不甘，倒也没再为难，聪明地签字休战，反正只要这女的还在她的地头上，就不怕找不到机会。

“谢谢你，会长。”季颖嘴角一勾，带着胜利但不狂妄的笑容，挺直腰杆率先走了出去。

幸村也没多言，简单地点了个头，就拿起放在台子上的一叠新书跟了出去。柳生则礼貌地拉上了门。

走出不过五米，就听得一声重物跌落的巨响从里面传来，让他们下意识地齐齐回头：“呦，过江失败，大小姐发脾气了。”

“留点口德。”柳生瞥了讪笑的仁王一眼。

“知道了。”乖乖地闭嘴，他转头对上季颖比了个V字，虽知道她不会吃亏，不过这样的表现真堪称精彩，光那点冷静就足够让人佩服，“不过丫头，你真有一手！”

“好说，既是意料之中，就不会太过惊讶。”

“意料？”

“是啊，第一次看到你们的亲卫队就震撼了，连冰帝的都不敢和她们比。”

“不过是群吵死人的女生，反正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，转到E组后，真田和柳会照看你的。”

民路线啊……他想，他想，他努力想，可为什么怎么想……都觉得好寒？

“当然是真的，好好期待吧，文太。”季颖笑嘻嘻地揉了揉他的红发，软软的手感很好，跟龙马的扎手完全不同，“狐狸，笑够没，小心等会没力气练习，只有你一个被罚没得看。”

“别吓我，我很害怕的。”仁王扁着脸装可怜，却得丸井和季颖同时鄙视的一脚，MD，他这样子比真田走亲民还恐怖！

不过真田的亲民……到底会是怎样的场面呢？一个问号，两个问号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……全部的问号拼出一张笑得很千石的真田，挥着手冲边上的亲卫队打招呼：“美眉，有没有空去约会啊！”

呕！

这天下午恐怕是立海大男子网球部最难安的一天，从训练开始，气氛就极其诡异，连周边的那些拉拉队都忍不住面面相觑。不知情况也不明白他们究竟所谓何事，纠结半天都无结果，闷了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，只得把仇视的眼光扫到平时应无人在的位置上。

那里和早上一样，待着一个她们认为没资格坐在那边的女生，她正“假仙”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顾自写着作业，偶尔看下场内，那自然得仿佛一切本就应该如此的样子着实惹人生气。

仁王一做完基础训练就直直地走到季颖的身边，漂亮的银发一甩便挥洒出一片晶莹的汗水。因阳光的折射，闪着点点彩光，让那张邪魅俊秀的脸愣是平添了一份阳刚，而嘴角自然上起的弧度始终带着那份坏坏的感觉更是动人。

他随意地捞起毛巾，趴在场边看她专心作业，引得亲卫队欣赏地尖叫和不依地嚷嚷，把场边的喧哗硬生生地提高了三个八度。

“很吵。”季颖头也不抬，手也不停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很平常的态度，似是对仁王而说，又若单纯只是自言评价。

“不吵不足以证明我的魅力。”

他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熟。”

“不熟？怎么可能？”

“骗你有钱拿？”随意地掰着手指，从初见，再见到冰帝胜宴，然后到神奈川看海，接着便是她住院时见的两三回，再就是她转学，之间还通了些电话。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全部，该是生疏的，更不该有什么感情，也就没有任性的余地和资格，“见面的次数加起来还不到十次，在一起时他也很少谈自己的事，标准的神秘佳人。”

“那就更不简单了。”仁王的脸上写满了震惊，他歪着脑袋把她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一遍，然后一脸欠扁的正经，“也没感觉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居然只见了几次面就把幸村那样的男人动摇成这样。别说我了，就算是真田和柳都不会信。”

“开玩笑，我可没动摇过他，他也不是我能动摇得了的。”

“我可不会开这种玩笑，知道吗，普通人尤其是‘女’性生物，是绝对没办法靠近幸村的，他根本不给任何人留余地。根据柳的统计，想突袭他的女生多不胜数，但是没有成功的先例。”

“难怪你们上次看到我的表情跟头上沾了鸟粪似的，这只能说他们的情报还不够准确。”季颖笑笑，她想大概没人猜得到只要抓准机会成功抱住，幸村再怎么不爽也不会推开。他很有教养也颇具绅士风度，只是够小心，要不是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的疯狂，要不是她确实有足够好的运动神经和计算，估计也占不了那便宜。

“你就没有稍微高雅点的比喻吗？”

“别嫌弃，那个配你刚刚好，死狐狸，场上还有不知道真田要被我要的消息的人吗？”季颖嘴角一抽，看到幸村刚一宣布休息，就“刷”地拥过去的人流，均带着一脸期待，明明不敢又忍不住地偷瞄，“你以为你们的副部长是木头还是石膏做的，表现成这样还不被看穿就真是死人了。”

“其实我一直以为他是低压带石头做的，没想到还有来自赤道的可能性。”仁王捂着嘴，啧啧称奇，他刚才没眼花吧？

相信这次真田就算能逃过幸村的眼睛，也逃不过他和柳的神准视线。刚

没温柔的抚慰，仅仅只是满满的信任和肯定，就比任何言语都来得有力，足以让她在顷刻之间换回原有的灿烂笑颜。

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展现体贴或是温柔，有些看上去就很聪明取巧，贴心温暖，有些则笨拙愚钝，很难理解，但不管哪种方式，都是一份真诚的温情，来自于最柔软的心里。看他故意别开的视线，神态微窘地用鞋磨着地，季颖不由甜甜一笑，再郁的心情也一扫而空，这是完全和他不符的少年稚气啊，呵呵。

反正不管真田的反应如何，现在也只能任事态发展。自己做了就得负责，结局怎样都无所谓，既然只能接受，又何必浪费时间烦恼。伸出骨节突出的手指，季颖放肆地蹂躏仁王漂亮的银发，胡乱地折腾一番，还嚣张地嫌弃说他头上汗多黏手，气得他伸手就要反抓。

她笑着闪躲，瀑布似的长发哗啦地飘起，擦过仁王的脸，一溜烟地滑过。他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手，就像拿着狗尾巴草拂过掌心，留着痒痒扎扎的感觉，触动着神经，麻麻的直达心底。

“喜欢这感觉？可以带你去哦，昨天坐车来的时候有看到这家护发素的专卖店。”季颖笑，丝毫不为他感人的表情所动，没有半点的自作多情，很直接地插入主题。

“呵呵，谢了。”仁王微微一愣，随即爽快地咧嘴。他此刻的表情很干净，和平时的大不一样，很少年的笑容。举起漂亮的手，诚意地直言，“我的眼光果然没错，你跟我，一定很合。”

“抬举了，不过这次嘛……”季颖嘴角一拉，把自己的手贴上去用力一拍，“很恰巧的，我有同感！”

相视一笑，银发和黑发交相辉映，在阳光下折射出并不特殊的光点，就像此时的默契，除了他们谁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。或许在别人的眼里，那不过又是一宗花心男的桃色绯闻，而之于他们却仿佛是命中注定的惺惺相惜。

找到知己的感觉很好，尤其是那种不分性别的一见如故。他们看上去都像个祸种，从来不乏什么异性缘，更是任性随意地涉足其中，似是和谁都有暧昧，若即又若离。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本事，各自拥有可以信赖的朋友，却第